

新版电影上映,互联网争议远胜观影人次

《红楼梦》改编,短视频时代难承之重?

■本报记者 王彦 见习记者 臧韵杰

选角、剧本、置景、服化道、特效、滤镜……很少有一部电影亮相就陷入近乎全方位的质疑。

8月16日,电影《红楼梦之金玉良缘》(以下简称《金玉良缘》)上映。6天后,影片累计票房不足500万元,总观影人次约14万。与惨淡的市场反响相比,各社交平台上的争议声却可谓沸反盈天。

对古典名著的影视化转码素来关注越多,争议越大,尤其《红楼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对《金玉良缘》,胡玫曾数表心意,她的创作意在“抛砖引玉”,希望用现代视角来引导年轻的网生代因电影而翻开原著。

《红楼梦》改编,真的是短视频时代不可承受之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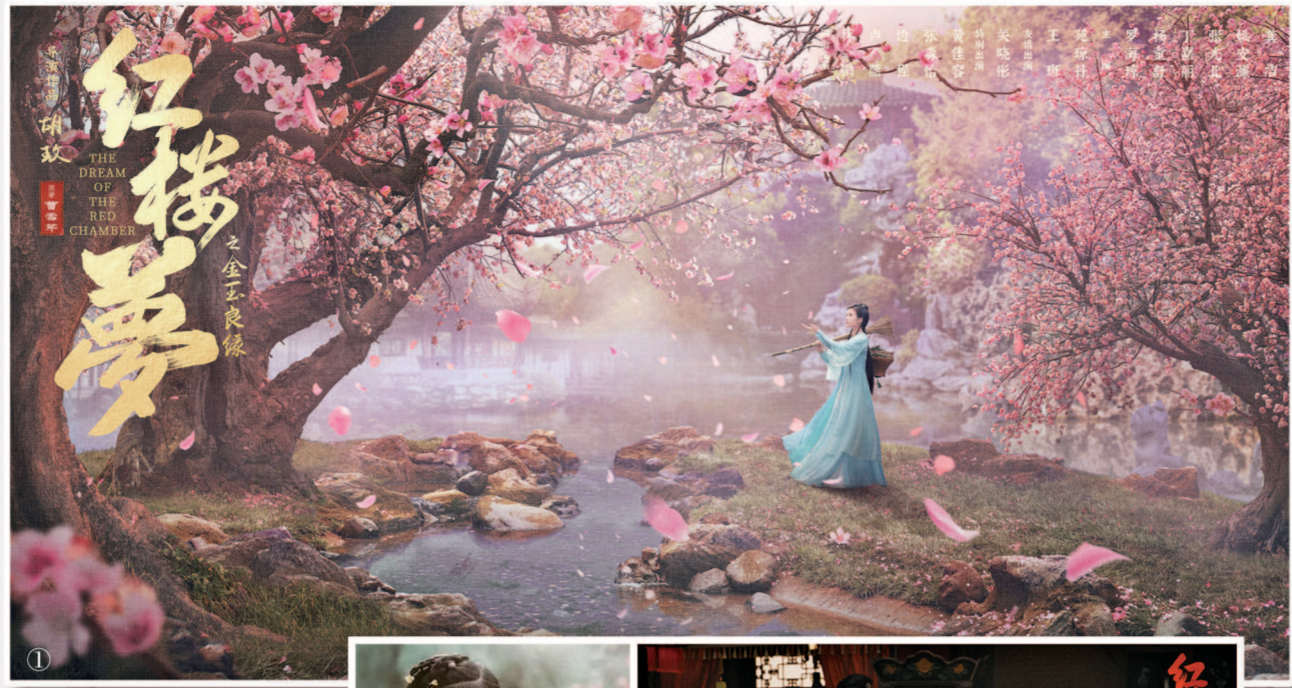
选角:珠玉在前,新一代“宝黛钗”还需要吗?

《金玉良缘》争议并不以上映为始。一年前,宝黛钗等选角随影片预告首度披露,每人亮相不过两三秒,毫不妨碍一登场就被群嘲。

上海师范大学启言文学院教授詹丹第一时间观影。采访中,他屡次提到演员的形象气质应与角色高度契合:“林黛玉在原著中是个超凡脱俗的女子,她是绛珠仙草的化身,灵气斐然。”

1924年,民新影片公司将梅兰芳演出的五出京戏片段拍摄剪辑成一部两本长的黑白戏曲短片,其一为《黛玉葬花》,那是《红楼梦》第一次被搬上大银幕。

既然今天的观众一谈论《红楼梦》言必及87版,珠玉在前,新一代的“宝黛钗”还需要吗?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新媒体委员会秘书长胡建礼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对‘宝黛钗’的选角认知不可能永远定格在87



①②:电影《红楼梦之金玉良缘》上映6天后,影片累计票房不足500万元,总观影人次约14万。与惨淡的市场反响相比,各社交平台上的争议声却可谓沸反盈天。

③:陈晓旭饰演的87版林黛玉。



制图:李洁

版上,确实需要新面孔出现。”

叙事:节奏焦虑,电影只能做到名场面打卡?

胡玫曾表示,《金玉良缘》的定位是“青春”。它从伏笔千万、构架恢弘的原著中,试图抽出宝黛之恋情主线,用青春爱情的苦折磨万艳同悲的哀,试图打动据说久已不啃大部头的年轻人。

与为今天观众对快节奏的叙事需求对接,故事主线“创新性”地设置为“贾食林财”,用林如海的巨额遗产修建了大观园,继而为掩盖阴谋棒打鸳鸯。

《金玉良缘》里,主线剧情被走马灯式地压缩在前20分钟,几个过场、几句台词直白抛出后,便搁置一旁。

刘姥姥进大观园,与电影主线无多关联,似乎演员登场只为说那句“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宝钗还没进府,黛玉竟吃起醋来,先知先觉好像只为了冲宝玉埋怨那句“没有好哥哥给用花儿雪儿做

冷香丸”;迎春省亲桥段,原著里早早登场、开启大观园情节的迎春,在电影里姗姗来迟……网友讥讽,这些被揉碎重组,无来因后无结果的片段,倒是贴合如今“特种兵式打卡”的风尚,只管将记忆中的名场面生硬堆叠,用本意“抵抗短视频”的大电影完成一场盛大的短视频集锦。

审美:语境更迭,终究是“超前”的技术消解了古典美?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正当《金玉良缘》从市场到口碑四面楚歌,取材于《西游记》的3A游戏《黑神话:悟空》几乎一夕之间席卷海内外。

电影《金玉良缘》立项于2016年,2018年开机,2022年重制后期。这相对漫长的创作经历,恰也是中国从热钱涌动到回归理性、视效技术迭代升级的过程。

立项的2016年,中国市场票房第一归属33.9亿元的《美人鱼》,《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盗墓笔记》《长城》等片也都收获十亿级别级别的票房,正是中式奇幻大片的吃香时代。

起飞的年份被兑现。于是,原本充满神秘与诗意的太虚幻境,在电影里被渲染得过于“科技与狠活”,浓烈的AI感,终究失了原著里空灵飘渺的韵味。

不过,仅仅是“超前”的技术消解了古典之美?也不尽然。导演强调,开机前美术服化道都极尽用心,可上映后,观众只看着桌上琳琅满目的整盘乳猪、整只螃蟹,很难想象世家小姐如何下口,细节败坏就在顷刻。

是否存在审美下沉?有学者直言不讳,快节奏的生活和碎片化阅读确实重置了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接收语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一代对古典文学的改编期待仅仅停留在“由厚拍薄”。

从生生不息的“红楼热”中读出当代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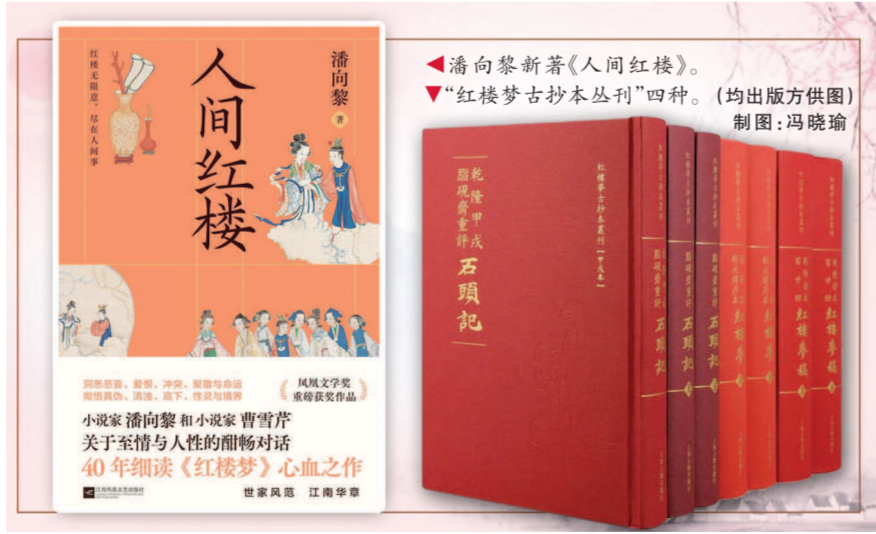
■本报见习记者 孙彦扬

“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红楼热’就从未停止。曹雪芹还在世时,《红楼梦》就以抄本流传,被人们喜爱。它是中国文化里面一部非常奇特的书,内容特别丰富和微妙。”

刚闭幕的2024上海书展上,“红楼热”方兴未艾,随处可见红楼元素与红楼书迷。据粗略统计,主会场各大展台摆放《红楼梦》及相关书籍超过30种,相关新书发布、图书分享以及图籍特展等活动遍布主分会场。

写出中国人的活法,对生命更细致入微的探测

《红楼梦》写出人生选择,写出中国人的活法,其中也容纳着曹雪芹的深沉感慨。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梁永安认为,书中大抵写了两种选择:“一种是随大流,一生过得有依靠、有规范;另一种则是跨入复杂性,跨入生活的种种,一如李叔同以‘悲欣交集’四字对人生的阐释与概括。”



潘向黎新著《人间红楼》,《红楼梦》古抄本丛刊“四种”(均出版方供图) 制图:冯晓瑜

在这样的视角下,《红楼梦》的众生便走出了两条通路。梁永安以时间维度划分出两种人:一种是面向过去的人,过去为此类人积累出规范与完美主义;另一种则是面向未知的人,有自己的新想法,同现实也有一定距离。

《红楼梦》中没有一个人物是浮光掠影匆匆而过的。在上海书展现场,很多红楼迷也很难直接说出最喜欢哪个人物,或许这个问题已无需多问,《红楼梦》里纷纭众

生对人间细致入微的探测,对生命深度的探照,已同读者们相互呼应。骆玉明谈到宝玉角色的复杂性,“他不仅仅是经验的,还是理念的,其身上寄托着曹雪芹对人生的整体性认识。”

贯穿各个年龄层,《红楼梦》有着无尽的打开方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重点推荐”中有

不少与《红楼梦》相关的书籍。从最近上新的“红楼梦古抄本丛刊”(甲戌本、己卯本、舒序本、梦稿本),到《红楼梦》(三家评本)、《红楼梦》(脂砚斋评本)以及相关研究书籍,可谓精彩纷呈。

记者发现,人民文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等推出的红楼著述亦颇受关注,如余英时著《红楼梦论源》《曹雪芹溯源》、刘生著《曹寅与曹雪芹》《从曹学到红学》、“红楼梦文本本”系列等。

梁永安谈及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读《红楼梦》,每次阅读都有新的体悟,因而《红楼梦》的读者不会设限——经典之作仍旧滋养着当下的人们,无限散发着生命力,又何尝不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传奇。

本报讯(记者范昕)前天下午,随着大屏幕上敦煌特有的祥瑞之兽九色鹿飞跃大漠,来到浦江之畔,“东方之冠”“飞天”造型的表演者翩翩起舞,把中华艺术装点得仿若“东方的敦煌”。

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集建筑、彩塑、壁画艺术于一身,是中国规模最大、历史延续最悠久、保存相对完好的历史遗迹之一,被誉为“世界最长的沙漠画廊”和“墙壁上的文化艺术博物馆”。

此次敦煌文化在上海跨越时空的穿越,体现了敦煌与上海之间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文化赓续的使命。“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介绍,敦煌文化中的精髓展品和深度内涵都将在此次展览中得到竭力挖掘,分“丝路·敦煌”“石·净土”“遇见·藏经洞”“坚守·传承”四个单元由表及里推进。

与此同时,展览“搬”来1:1复制的莫高窟六座经典洞窟,包括被誉为“融汇多元的万神殿”的西魏第285窟、“精美塑像馆”盛唐第45窟、被常书鸿先生称为“最美飞天”的盛唐第320窟、“最美的涅槃佛”中唐第158窟、“描绘入微的千手千眼观音”元代第3窟和“打开中世纪世界历史的钥匙”的第17窟。

展览举办期间,中华艺术宫将推出以“我心中的敦煌”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全球征集活动,举办系列名家讲座,还将为观众带来壁画临摹等艺术体验。

豆蔻年华的上海中学生参军赴朝

取材上世纪50年代真实历史,原创话剧《同学少年》下月首演

■本报记者 王筱丽

“血往上涌,泪往下流。”导演马俊丰这样形容话剧《同学少年》剧本给他带来的触动,而这深刻的触动背后,正是上海真实历史的千钧之力。

《同学少年》,历史与现实交织呈现,两条时间线并行:上世纪50年代初,几名豆蔻年华的上海中学生自愿参军赴朝,亲历战场烽火,直面生死一线。

李茂新、来纫秋、肖友砚,这三名生在黄浦区、长在黄浦区的比乐中学校友是舞台剧的原型人物,“以同学少年的切口进入,展开这个与上海紧紧相融的抗美援朝故事。”

豆蔻年华的同学少年在战火中的淬炼和成长无疑是该剧的创作核心。剧组大胆起用尚在学校和刚刚毕业的年轻演员,以青年诠释青年。

刚刚踏上戏校校园的00后演员庞家裕用“脱胎换骨”来形容《同学少年》对自己的改变。在剧中,他饰演的“肖鲁青”原型是肖友砚。肖友砚从小喜欢音乐,从奔赴朝鲜到两年后回国,一把小提琴始终与他为伴。

